

“当代乡村”中的三代人，既有纵向的时代变迁，也有个体的命运选择。乡村与它所承载的时代变迁以儿童小说的形式走向儿童。

《梦想天空》：儿童视角下的三代乡土变迁

■崔昕平

《梦想天空》，孟绍勇/著，希望出版社2019年5月第一版，35.00元



与《梦想天空》的“初识”，是在2018年末希望出版社的选题论证会上。当时对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儿童小说极感兴趣，作家在创作大纲中表达，欲以一个孩童的视角展现当代乡土中国的时代变迁。题材直面当下，这在当代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中，数量并不多。近年现实主义儿童小说的创作数量明显增加，优质的作品也不断涌现，但仔细梳理，回溯历史如描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背景的作品明显多于表现“当代”中国的作品。这个选题还颇有“宏愿”，意在以纯净的儿童视角呈现当代正在经历的时代巨变与裹挟于巨变中的三代人的人生选择。选题非常好，但我向这位叫“陶耘”的作家表示了担忧，是否有相匹配的创作能力驾驭这样大跨度的儿童小说？绍勇当时含蓄一笑，“写好了给你看看”！当时没有反应过来，这个省略主语的句子，省略掉的，是他自己。

拿到《梦想天空》的成稿，“陶耘”的谜底揭开了，绍勇的笔名！这可是个不小的惊喜。结识绍勇大约是在2010年，时任希望出版社副总编辑，2016年后又做了社长兼总编辑，力主培育儿童文学原创作品出版，年轻有为，事务繁忙，曾经的“文青”已搁笔多年。从哪儿

挤出来的时间写就这十余万字的小说？绍勇坦言全凭业余时间，着实令人钦佩。第二重的惊喜，则在于作品。这部现实主义的儿童小说不但正面落笔当代，还表现出了鲜明的“原乡”意识。乡土文学，这在新文学中是一条强大的支脉，鲁迅笔下的绍兴，萧红的呼兰河，沈从文的凤凰，赵树理的晋东南，贾平凹的商州，陈忠实的白鹿原，梁鸿的梁庄，不胜枚举，在儿童文学中，也有曹文轩的油麻地，汤素兰的湘西北，小河丁丁的西桐等，但对晋土童年的书写，绍勇则是首度了。

这是一部“书写当下”的现实主义乡土题材儿童小说。作品起笔于少年的梦想，实则承载了爷孙、父子三代人在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追逐梦想与寻求自我实现的努力。作品着眼于普通人的生活史，将故事设置在山西晋中平遥地区汾河之畔一个小小的“丰依村”，但在当代中国农村的典型事件与问题，如扶贫、支教、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城镇化、包括汶川地震等影响重大的事件，都与人物生活轨迹自然咬合，严丝合缝地织就一个由晋中望向全国的，“典型”形态的“当代乡村”生活全景。

作品聚焦了身处“当代乡村”中的三代人，既有纵向的时代变

迁，也有个体的命运选择与代际间的对话对比。爷孙父子，各有理想。主要人物顾小麦是一位心怀“飞行梦”的少年，如果说小麦的理想是从农田大地仰望浩瀚晴空而生的理想化的、姐姐穗子的理想则是从地震灾难中激发的责任担当，她希望自己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外科医生。为此，穗子的学习刻苦努力。父辈间则屡屡在“出走”与“回归”间徘徊：壮年的爷爷选择了留在乡村，父亲退伍打算回村大干一场，爷爷却推着儿子走出村庄；老年的爷爷盼望儿子回归，但父亲已经在城里铺展了事业。文末，父亲最终选择了回乡，小麦和穗子却正在向着乡土之外的广阔天地的高飞。三代父子间的选择屡屡冲突却难论对错，冲突的实质源自现代社会的匆匆前行，传统乡村的静态正在被频繁的城市互动打破。

作品于细微处表现时代的变化，展现作为个体的普通人的生活轨迹。小麦的爸爸去了省城，从在一所大学当保安到开打字复印店，再到经营文具店；小麦的好友牛柏树的爸爸去了省城，从蹬着三轮车收购废品起步，后来便替别人擦玻璃扫家，逐渐开起了自己的家政公司。作品中，“蒸蒸日上”不再是一个词，而是还原为诸多生活的细节，前几年还骑着摩托往返，今年

就开着汽车荣归，去年还在心疼手机流量，今年就安上了无线网络。作品也并未回避乡村正在遭遇的日渐凋敝：大量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村里只剩老人和孩子，逢年过节才能聚起点人气儿。小麦、穗子、柏树，无一例外，都是“留守儿童”。穗子儿时依赖“小毛巾”的“怪癖”，表现了孩子抚触缺失的慰藉代偿。孩子们还会对来乡实习女老师、文化扶贫的青年产生强烈的情感依恋。留守儿童心中永远干一场，爷爷却推着儿子走出村庄，无法弥补的一角，是父母的陪伴。作品更深层的忧虑，来自故乡的消逝，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进城，买房安居，只有不愿进城的老人们固守故乡。即便如书达理、叱咤田间的小麦爷爷，也在老去时生出了“恹惶”之感。作家凭借对乡村状况的大量一手素材，展开了极为扎实的、源于生活的叙事，也承载了对“回不去的故乡”的时代之思。

绍勇是一位文学博士，有着钻研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学术背景，出版过相关的研究专著。中国乡土文学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与地域、乡土的传统文化气息，像一种文学基因，存在于作者的创作中。面对这“回不去的故乡”，绍勇未沉溺于悼惋，而是力图接续几千年农耕文明中“耕读传家”的传统文化。《梦想天空》中对抗颓败的，是

一个传统气韵鲜活饱满的丰依村，乡村中的各种仪式、场景，印着中华传统礼仪的纹理，天官唐尧、地官虞舜、水官大禹执掌的这方土地，传承着浓郁的晋土地域文化：过年讲究“贴完春联，挂宝纸；挂完宝纸，贴小帖”，大门外帖“出门童”，窗棂帖“春和景明”，猪圈帖“猪肥圈满”，鸡窝帖“鸡鸭成群”。大年初一要等奶奶分配好吃的“老四样”，再来一碗“隔年面”取个彩头，还有敬天敬地的祝寿，闹社火，耍龙灯……这些逐渐淡出人们记忆的民俗仪式，都在作品中得到了生动呈现。这一方土地上生活的家人、乡邻，和美温暖，互敬互爱。小米稀饭，葱花烙饼，蒸山药，无论吃什么都有个规矩，“爷爷照例是第一碗饭，穗子和小麦则分坐两侧，安静规矩，挤眉弄眼”。爷爷腿脚行动不便，村里娶媳妇的人家专门把糕端来请爷爷先尝，村里耍龙灯，要请德高望重的爷爷去“点睛”。作品在对话描写中穿插了大量晋语方言，爽直泼辣，韵味十足。为乡善的爷爷心中一乐，开口哼的是晋剧《下河东》，“我传下一道将令，解困困需奋勇，众志成城……”；快人快语的奶奶话急了，便用《杨家将》的戏文编派人。阅读中，常常会被诙谐、朴实、贴切又透着“老理儿”的对话打动。爷爷、

奶奶、穗子、小麦，诸多的人物，也因而特色鲜明，形神兼备。

《梦想天空》交融着“乡土写实”与“乡土浪漫”两大传统。作品以韵味地道的乡土写实对晋中农村展开地域描写，以欣欣向荣的家乡与勤谨知理乡人对抗乡村伦理的失范。作品既紧贴现实思索，又取轻灵的儿童文学承载，洋溢理想主义的光亮。作者二十年前即在《中国校园文学》发表儿童短篇小说，又多年从事童书的编辑出版，《梦想天空》对儿童视角的把握丝毫不显生疏，捉蜻蜓、捅马蜂窝、吃蛋糕等充满童趣的细节传神精妙，寥寥几笔，情态皆得生动还原。作品中，三代人在出走、回归、变革、传承间追寻“时代正解”。而无论出走或是回归，骨子里又都有一种延续——对“责任担当”与“自我实现”的追寻。作品中出现的每一个人，都是努力而引人向上的；一切遥不可及的愿望，都像小麦仰望飞机心生理想一样，逐渐成为现实。小麦父亲贵重的最终选择回归，更令人对承载文化之根的“乡土”的当代延续生出了信心。

借助自己的文笔，绍勇让乡村与它所承载的时代变迁以儿童小说的形式走向儿童。借助儿童文学，绍勇达成了对未来“满怀希望的建构”。

历史的瑰丽篇章，是由千千万万真实的普通的人们和真实而崇高的人们谱写出来的。

《老兵王忠心》：真实而崇高的平民英雄书写

■唐先田

《老兵王忠心》，赵风云、张良/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19年4月第一版，48.00元



一切都是真实的；一切都是崇高的。崇高蕴含在真实之中。

这就是纪实文学《老兵王忠心》，真实而崇高的英雄书写，读后不由得对王忠心这个三十年的老兵肃然起敬！历史的瑰丽篇章，就是由千千万万真实的普通的人们和真实而崇高的人们谱写出来的。这部纪实文学描述的是王忠心在某导弹部队服役的三十年历史，但一开篇写的却是王忠心在军内的全军“八一”勋章获得者接受习近平主席颁授奖章的壮观场面——“老兵王忠心笔直地站着，屏着呼吸，手指紧紧地扣在裤缝上”。此时，这个老兵的耳畔还清晰地回响着习主席讲过的一句话：“这个兵我认识。”那是两年多前，习主席在视察王忠心所在部队军史馆、看到王忠心照片时所说的。王忠心虽然军龄很长，却只是普通一兵，为什么能获得如此殊荣？习主席为什么在百万军中认得他？这不能不引起读者的极大好奇和阅读兴趣。

王忠心参军，只是从家乡休宁县汪溪村农村的大山，走进了另一座大山——山洞里隐藏着支那祖国的“大家伙”的大山。班长李炳华交给他和其他新兵的任务是“把这八张电路图背下来，把这些按钮、开关、电缆接头搞熟了，就能玩儿真家伙”。王忠心虽然初中还未毕业，但他不畏艰难，他想起了他五六岁时，和弟弟一起一瓢一瓢地舀

干菜园地大坑里的水提取那条小红鱼的往事，一点一滴地从头做起就是了。于是，“他从夏天练到冬天，从树树蝉鸣练到漫山寂静。有时走在路上，他都走火入魔般走起‘电路图’，有一回还踏进了路边冰冷的小溪里。还有一回，吃饭时吃着吃着把筷子突然做出了插电线的动作，给对面的陈大家甩了一脸汤汁……”。勤学苦练给了他极为丰厚的回报，他班里的战士都记得“他执行重大任务二十五次，实装操作一千二百七十多次，没有下错一个口令，没有做错一个动作，没有连错一根电缆，没有报错一个信号，没有记错一个数据，没有按错一个按钮，没有损坏一件仪器……”。即便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程度，他还不满意，他还要更上一层楼。他深知他的本职是导弹的操作者、检测者，但他还是钻研起了晒蓝图，这是有关导弹理论的资料，虽然连里没有任何关于学习晒蓝图的要求，他仍然自觉地刻苦学习，不懂之处查字典、词典，实在攻克不了的难题就打电话向生产厂家请教。功夫不负有心人，王忠心在熟练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一步，请看那次给旅里的大学生干部们讲课吧，他“竟然在不看教材的情况下深吸一口气把电路图从黑板的最左侧画到了最右侧，然后捞回来从下面画回左侧……足足三分钟，王忠心画了一黑板的电路图，画得行云流水，中间没有一丝停顿、一

点磕碰”，直到下课铃声响了，在大学生干部们的掌声中走出教室后，他才想起那几页他自己写的教案还在裤兜里没有掏出来呢。

王忠心参军三十年，他的崇高不仅是技术顶尖、专业过硬，还在于他当了二十五年班长，带出了二百一十七名优秀测控手、四十五名基地技术尖子和旅技术骨干，其中有六人走上了团旅领导岗位，有的成了全军典型、全国典型。他的班长并没有说什么说教，坚持的只是以身作则。作品细致描写了王忠心刚当班长时栽树那件事，他不追求速度，而是带头挖了一个深、宽、长都是五十厘米的坑，然后栽树苗栽进去，并要求全班照此办理，还发给每人一条写了自己名字的红布条子，各人栽的树各人自己管理。经过岁月的风雨剥蚀，有的班因赶速度，所栽的树有的死了，补栽后高矮不齐，唯独他们班的树一棵棵茂盛。这件事似与导弹兵的专业没有什么关联，但它说明：跟着王忠心做任何一件事都必须规范、认真。王忠心所带的兵里，有两位大学生士兵值得一提，一位是徐海波，一位是高明。徐海波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计算机专业，刚入伍时分配在王忠心班，王忠心对他悉心观察，但不露一丝声色。在一次实战演习中，从徐海波的牢骚话里得知他善于使用计算机传递情报、能提高指挥效

率，于是立即向旅指挥部作了汇报，旅里立即起用了徐海波，发挥他的专长，使徐海波获得了二炮“科技练兵模范战士”的光荣称号，徐海波因此而提了干，但一直不知道是谁推荐了他，而当得知此事是班长之功后，王忠心已退伍回到了老家安徽。王忠心应召第二次入伍后，班里又来了北大三大三学生新兵高明，王忠心当然知道，旅里让他带高明，有点实性质，要带好，又要考虑到这个尖子生的自尊心，他必须用一番心思。第一次是批评赵子锋，那是基地检查组检查项目通过了，王忠心却突然发起了火，原因是赵子锋在拔主机电源开钥匙时，没有用右手食指和拇指捏住钥匙向左转，而是用右手食指轻轻一拨，违反了操作规程。当时赵子锋还有些委屈，以为是小题大做，刚入伍的高明却感到了震撼。第二次是让战士李化练一千次电缆接头，李化开还不错，渐渐地他就不耐烦了。这连在一旁的高明都看出来，但王忠心没有批评李化，而是“从他手里拿过了电缆，连身子都没转过，右手一拧，一递，闪电般将电缆头插入了电源底座”，再让李化“试试”，李化“磕磕绊绊好一会儿才拖泥带水地插了进去”。高明看到了班长苦练之后出神入化的熟练技能。这两次高明以为是分别针对赵子锋和李化的，但过了些时候，才知道

班长也是有意做给高明看的，只是没有挑明罢了。

以身作则，是王忠心当班长为自己定的一条律令，这条律令当然还表现在王忠心被批准为五级士官和一级军士长之后。五级士官享受营级干部待遇，但王忠心的心里没有这个概念，在出公差清理河道时，天气很冷，但他一点也没犹豫就下到了河道的底部，为那些缩瑟在岸上有些怕脏怕冷的战士们带了个头，大伙儿一看“老王班长”下去了，纷纷淌泥中干了起来，公差很快完成。王忠心被批准为一级军士长之后，享受到团级待遇，这可是士兵的最高头衔了，连里按规定将他的铺盖搬到单身宿舍里去，但王忠心还是搬回了大排房，原因是他在那个单间里睡不着，他喜欢战士们的呼噜声和那鞋里散发出的味儿，这当然只是王忠心的说词，实际上是他在离不开他的战士，他还是班长，还肩负着培养每一个战士的责任，他不能离开他们。

作品《老兵王忠心》在对每一个细节的描述中，都蕴含着对英雄的崇敬，但又没有将英雄神化，而是用较多篇幅来描写英雄人物作为普通人的那一面。在宣传科长彭子湖的眼里：“他也太普通，就像地里的土坷垃一样普通，随手扔回土堆里去便再也找不出来。”他自己在给杨红苗的信中也坦承个子矮小，其貌不扬，简直就是个“三等残废”。在他的思想深处，作品也

不回避他和普通人一样的思维，如王忠心一开始入伍时，想到的是邻居汪庆国当兵后的风光，退伍后还能到县城找份体面的工作，娶个好看的媳妇；到部队后，心里也常想到评个三等功、上军校、当志愿兵、结婚、过小日子等，但这一切都没有影响作为一个英雄人物的本质。王忠心的本质就是：将他放在哪里，他就在哪里负责，负责到哪里。在《老兵王忠心》中，负责，责任感，在王忠心身上体现得很充分，所谓蕴藏的崇高，也就是在王忠心的内心始终蕴藏着责任。

采访王忠心是很不容易的，表面看来是他木讷、不善言词，实际上是低调、不愿多宣传自己。但《老兵王忠心》还是写得真实、生动而精彩，这得归功于两位作者在深入生活方面的功夫。王忠心自己不愿说，就和他生活在一起，同出同入，观察他的一举一动，让他的战友去说王忠心，还到他的老家去和他的家人一起闲聊。这样，一个活脱脱的立体的王忠心就出现在了读者的眼前。花的时间长了，吃的苦头多了，但们笔下的王忠心更加血肉丰满了。

时代风云变幻，时代造就了像王忠心一样的许多英雄。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可思议的，非英雄、颠覆英雄的论调既无知也站不住脚。相信像王忠心一样的英雄会更多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孩子的天性是天真无邪，不畏困苦。

《你爱苦瓜我爱糖》：儿童本位与游戏精神

■徐德霞

《面包男孩2：你爱苦瓜我爱糖》，李姗姗/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9月第一版，38.00元



李姗姗是一位有实力、有潜力又有活力的年轻作家，在第一部《面包男孩》取得不俗影响力的今天，我们又欣喜地看到《面包男孩2：你爱苦瓜我爱糖》问世。这是一部轻松好玩的童话故事，具有浓郁的儿童情趣，充分展示了丰富多彩儿童的世界和儿童生活。面包男孩出身非凡，在该系列的第一本《面包男孩》中有重点交待，他是面包师罗德制作出来的一个大面包，自带魔法，有了这两点，本身就具备了典型而充盈的童话色彩，给这部童话作品奠定了无限可能性，但是作者并没有沿着玄幻或者魔幻的路子，无限拓展，搞成一部热闹的、脑洞大开幻想文学，而是遵守儿童现实生活，在真实的现实生活基础

上，展开想象，结构故事，塑造人物，应该说这是一部具有传统色彩的童话故事，童话意味很足。

我认为在这部童话中，作者遵守了两个原则，一是儿童本位，二是游戏精神。所谓儿童本位就是以儿童为本，尊重儿童的天性，真实反映儿童的生活、儿童的世界、儿童的精神。如果说《面包男孩2：你爱苦瓜我爱糖》则是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从儿童的视点来表现儿童的成长，同时作品所反映的儿童生活也不是隔离的、单纯的，而是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在作品中，她的笔触始终紧紧围绕着面包男孩，开篇不久就告诉读者，这是一个有追求、有梦想的男孩，他的梦想就

是“我要做一个了不起的面包师”。自从他有了这个梦想以后，就执着地为实现这个梦想而奋斗。任何梦想的实现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面包男孩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中，也遇到了重重阻力和困难，首先是来自家庭的阻力，他的爸爸——也就是罗德大面包师强烈反对他学习制作面包，为此制定了约法三章。其次是来自自然灾害的考验，那就是他们从逍遥岛返回不老村的途中，在大海上遇到风暴，经过一番搏斗，拼尽全力才把“梦”之屋“推到岸上，回到了不老村。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百变面包师却被不法商人鲍牙周夺走了。鲍牙周这个人物，的设置具有很强的时代特色，可以说具有时代反面人物的典型特征，

虽然略显脸谱化。在经历了海上风暴以及不法商人的巧取豪夺之后，他们变得一贫如洗，爸爸又失业，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以为继。作者给面包男孩设置了一个全方位的考验和锻炼，它来自家庭、自然、社会整个环境。面临重重困难，面包男孩始终没有动摇要成为一个面包师的志向，他不灰心、不气馁，也不抱怨，而是积极地寻找生存的路，他学会了捏泥人，并通过捏泥人换钱补贴家用。后来又找来了小麦，磨成面粉，解决做面包的原料问题，进而又通过制作面包大赛夺得冠军，战胜了鲍牙周，并且揭露了鲍牙周的阴谋，最终夺回了百变面包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通过这一系列的故事情节，我们看到的

是真实的儿童生活，而非不着边际的虚构和幻想，通过这些真实的故事情节塑造了一个勇敢、聪明、有智慧、乐观向上而又内心聪慧的男孩子形象。作品有了大视野、大格局，充分展示了正能量。

孩子的天性是什么？是游戏，是天真无邪，不畏困苦。我们常见无论在多么艰难的环境下，孩子的痛苦悲伤都是一时的，很快他们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该吃吃、该玩玩。作者也充分把握了这一点，把游戏精神始终如一地渗透在作品的故事之中、细节之中、语言之中。比如，他们要从逍遥岛回到不老村去，把梦之屋改造成了一艘船，顺着倾斜的沙滩推进大海。途中又遇到风暴，把梦之屋打碎了，梦之屋随波

逐浪，恰好漂到了不老村的海边上。当作者写到这些情节的时候，完全是童话式的、轻松的、随意的，像小孩子过家家，也像是沙盘推演，这些情节和细节并不符合生活的真实，却并不违背艺术的真实性。从作品的氛围来看，作者营造的是一种轻松快乐的气氛，一种玩儿的、游戏的情绪弥漫全篇，从头到尾都是一种很舒服、欣欣然的状态，不论是写到灾难、苦难、贫穷、欺压还是与坏蛋的较量，作品始终把握在一种孩子式的、游戏的基调上，没有故作高深和沉重，也没有人为地拔高主人公的形象，作者牢牢遵循的是儿童生活、儿童情趣、儿童视角，这就是儿童本位与游戏精神相结合的产物。